

韭莲 供图 / 杭悦宇



秋雨密时并色开

撰文 杭悦宇

白露过后，天气还是很热，但毕竟已经有了秋的味道。风雨渐渐多了，从分散性雷阵雨到绵绵细雨，再到红色预警台风暴雨。花儿呢？



葱莲 供图 / 杭悦宇

也换了模样，少了春的绚烂、夏的热烈，代之以秋的清静，比如葱莲 [*Zephyranthes candida* (Lindl.) Herb.]，还有应景叫“风雨花”的，那就是与葱莲同属的韭莲 (*Z. carinata* Herb.)。

葱、韭，让人一下就联想到百合科，只是葱莲不是葱，韭莲亦非韭，两者都是石蒜科植物。细看叶，葱莲的狭线形、肥厚、亮绿色，并不似葱般中空，韭莲倒真像韭菜，线形、扁平。两个种的花，六出叠瓣，朵是朵、颜是颜，与葱韭组成球状花序的细碎小白花，一点也不像。葱莲和韭莲本身很容易区分，花朵虽形极相似，然一白一红，一小一大，故而亦有将韭莲唤作“红花葱莲”的。

这两种植物均原产南美洲，引进中国后，估计是依了叶形，中文名被定为葱莲、韭莲，还是

孤挺花属植物 供图 / 孔繁明



橙葱 供图 / 杭悦宇



孤挺花属植物 供图 / 孔繁明

作者简介

杭悦宇，笔名六月牛，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多样性及系统演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系统与分类学、植物及功能基因演化。研究之余，自2016年6月创建个人公众号“草木悠家”，旨在进行植物与文化的科普。现任江苏省第九届科协委员，江苏省植物学首席传播专家，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因为叶形，前者别名葱兰、韭兰、韭菜莲，后者别名韭兰、菖蒲莲。外来物种，起了这么接地气的名字，就很好奇它们原名的意思是什么。资料显示，葱莲拉丁学名的种加词“candida”意为“白皙的”，恰如花色，常见的英文别称有八月雨百合(August Rain Lily)、白色风百合(White Zephyrlily)、白仙子百合(White Fairy Lily)和秋风百合(Autumn Zephyrlily)等，相比中文名的俗意，则是诗意盈盈，点出了花开八月、与雨相关、白色花及花三出数似百合的意境。

韭莲，拉丁学名的种加词“grandiflora”意为“大花的”，喇叭状的粉红色花比葱莲大了很多，常常在风雨中因花朵沉重而折腰。韭莲的分类变迁颇复杂，曾经还被归入同科的孤挺花属 (*Amaryllis*，百合科另一类观赏价值极高的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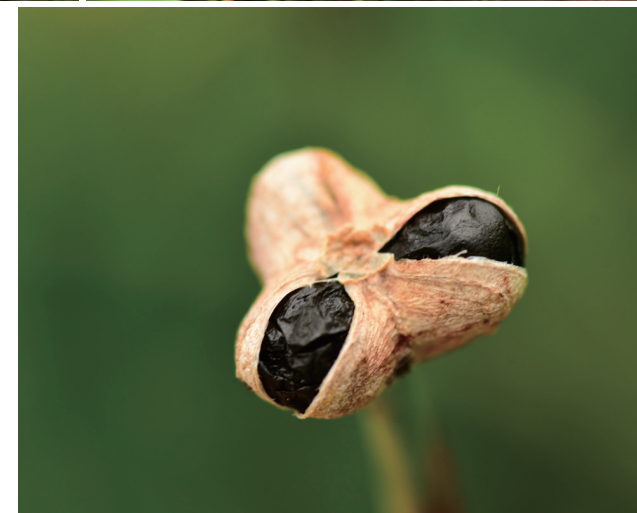
上：黄花葱莲 供图 / 刘军
下：小韭莲 供图 / 张佳瑞

物)。《广州植物志》收了韭莲别名“风雨花”，除了上段提到的多与风、雨相关，据说花季遇雨而花盛，但究竟在雨前盛还是雨后盛，众说纷纭。联想到同科的美花莲属 (*Habranthus*)，与葱莲属齐名、同特性，被合称为“雨百合” (也有合称为“风雨兰”)。在国内能见到的美花莲属植物不多，它的花直立，有一定的倾斜度，而且不对称，这使它葱莲属有了区别。这几年夏天，在植物园的花卉园看到过美花莲属的橙葱 [*H. tubispathus* (L'Her.) Traub]，株形很小，加之开花时间依赖于雨水而不稳定，故与同属其他种类一样，虽有独特的观赏价值，但在主流景观中不可能被广泛应用。

全世界葱莲属植物约有40种，大多花很美丽，国内引种常见的仅葱莲和韭莲。据说辰山植物园的新品种展示园中，可见到原产墨西哥的花小而鲜黄的黄花葱莲 (*Z. citrine* Baker)，英文名黄雨百合 (Yellow Rain Lily)、柠檬风百合 (Citron Zephyrlily)、黄风百合 (Yellow Zephyrlily)，又是一些意蕴满满的名字系列，且这样的亮黄跳色，让人十分期待。休闲之时漫步小街陋巷，别人家的阳台、花园中，偶尔还能看到小韭莲 (*Z. rosea* Lindl.)，因种加词“*rosea*”，又翻译成“玫瑰葱莲”)，一种矮小的叶细短、花色较韭莲更红的葱莲属植物，多半是爱好者的寻觅之物。

没有考证过葱莲何时引入中国，但至少从记事起，已经在家里的花园中见过了，我们叫它韭兰。那时，家中的大院栽了很多条形叶的草本花卉，常见的有萱草 [*Hemerocallis fulva* (L.) L.]、唐菖蒲 (*Gladiolus gandavensis* Van Houtte)、鸢尾 (*Iris tectorum* Maxim.)、石蒜 [*Lycoris radiata* (L'Her.) Herb.]、晚香玉 (*Polianthes tuberosa* L.)，别名夜来香)。相比这些大朵大朵的金黄、粉绛、蓝紫、鲜红，小小的、白白的葱莲实在是上不了谱，但它却实实在在、整整齐齐地长在了小径篱旁、阶边路牙，虽微仍能花开满丛且接连不断，让人不得不注目。

一直没有见识过韭莲，直到几年前植物园的花卉园中开始引种。初见，一下子并没有把如



左上：葱莲 供图 / 杭悦宇
右上：韭莲 供图 / 杭悦宇
下：成熟的韭莲果实 供图 / 刘昂

此硕大艳丽的花朵，和那小小素净的葱莲花相关联，只是觉得似曾相识。风雨后的花卉园，韭莲摇曳着细弱伶仃的花茎，一多半东倒西歪，甚至与泥泞的土地贴合，很失风采，好一场“沾衣欲湿韭莲雨”。待雨过初霁，蒙着水没有倒伏的韭莲，轻微摇摆，仿佛被水滴亲吻得害羞了，晶莹的雨珠顺着嫣红的花瓣慢慢滑落，真有出水清纯的惊艳，眼随瓣瓣沿流去，意满枝枝被雨淋。

如今，葱莲、韭莲居然已在我国的中部和南部归化，意味着由于引进时间很长，它们已经融入当地的植物区系中了，《中国植物志》英文版也承认了其成功的移民身份。庭园小物，何时挣脱藩篱？又从哪个院落落荒而走？恐已无法再溯源，但其带来的后果就是逃逸后可能成为危险的外来入侵种。所谓外来入侵种，即无论什么目的引入无原生地区的物种，因逃逸或归化，成为打破该地区生物平衡、改变或破坏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入侵者，以观赏目的引进中国的韭莲便是，但葱莲未见名单内。

曾经观察过，成熟的韭莲果实是深蓝色的，色素含量高。真有人研究用它染色蚕丝织物，发现直接印染的结果是，在酸性条件下显示红色调，在中性条件下显示蓝色调，在碱性条件下显示绿至黄色调，而如果用些预媒制剂辅助，可以得到比直接染色更深的颜色，并且

耐洗色和耐摩擦色牢度也有提高。生活在故乡苏州的那段岁月，城中每每可见体现姑苏精髓的丝织厂，如东吴、振亚、光明等，可惜如今只能留在记忆深处；伴着枕水烟火和空吟琶音的飘逸的丝绸风情，也只能在书纸中、银幕上才能再现。

“葱韭莲粉白，白在粉何栽？寂寂秋花少，何如并色开。”进入9月，雨就一直下着，明城墙下月牙湖护坡堤上，丛丛绿叶，中空的花茎挑着、褐红色的佛焰苞状总苞护着，朵朵白花瓣外带着淡淡红晕，葱莲在水意滋润中，成片绽放。

(责编 桑新华)